



ZHEGE WUHOU YU
LISHI WUGUAN

刘荒田◎著

这个午后与历史无关

刘荒田自选集



九州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JIUZHOU PRESS



这个午后和历史无关

——刘荒田自选集

刘荒田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这个午后和历史无关：刘荒田自选集 / 刘荒田著
— 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2.8
(世界华人文库. 第2辑)
ISBN 978-7-5108-1602-4

I. ①这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
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③小品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82437 号

这个午后和历史无关：刘荒田自选集

作 者 刘荒田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6 开
印 张 15.5
字 数 268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1602-4
定 价 30.00 元

自序

2011年9月杪的一个上午，我徜徉在佛山的马路，落叶在脚下，牵牛花在肩头。浪漫地说，我是在以散漫的脚步写此生“三山记”中的“第三章”（第一章——台山，我所出生和成长的“中国第一侨乡”；第二章——旧金山，移民美国后所定居的世界旅游名城；第三章——佛山，退休后拟长住的岭南古镇）。手机响了，是张辉先生打来的，他是海内外大名鼎鼎的“科发书业”的董事长；最近由科发书业策划于中国内地出版的《世界华人文库》系列丛书，任总策划的就是这位高瞻远瞩的文化人。我还无缘和他见面，但他所出版的《世界华人周刊》我每期必读，对他的文化怀抱，尤其是在书市低迷之际“走出去”的举措甚为钦佩。张总在电话里邀我为已成功推出第一辑（共十二种）的“文库”提供一本自选集。我又惊又喜，不叠道谢。

2011年退休起，我将主要生活在中国，我把回归母土喻为“画圆”。三十年前，我带着妻子儿女，刚走出罗湖桥的海关，便挑着一百一十斤的行李向前方飞奔，生怕背后的关闸爆出断喝：“给我回来！差点放错了！”那时断乎想不到，2011年春天，老“海龟”洄游的坚决和迫切，一点也不逊于三十二岁时的出走；尽管一头微卷的浓密黑发，已被半秃和灰白取代。从此，我由“旅美”中国人，变为“旅中”假洋鬼子。由于美国护照上没有汉字，在故土我连中文名字也没有。笼统地说，住在这里的感觉是蛮不错的。常年在海上的人，只要一块坚实的陆地。

此刻，我坐在书房里，它位于小区一座楼宇的第十五层，窗外是蔚蓝的天空。秋风袅袅，我正在为自选集编目录。离开旧金山五个月了，深蓝的海湾，朱红的金門大桥，雾里的家居，园圃里的郁金香，一一泛现。检讨那些年的创作，自是满怀感慨，不能不说，是我生命中的第二座“山”——旧金山，造就了我这个中文写作者。换个说法，不出国当新移民，连这可怜的成品也付阙如。我从十六岁念高一那年起，立志当作家，此后四十余年，被谋生消耗大部，其余的差不多全给了文学。出国前便热衷于写作，可是，我这块“荒田”，当初并非一般意义上的“荒芜”，而是遭受严重污染，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，横流世间的诸般毒素，渗入了贫瘠的土壤。设若不在移民后前十年致力于灵魂排毒——我惯常在日记本上，不预设主题，没有

腹稿，只凭瞬间触发而信笔乱涂“现代诗”，仅仅为了解放自我，释放积愆，驱除业已化入潜意识的恐惧感，才渐渐做到“纵笔所至不检束”。创造的前提是自由，新大陆给了我大量的寂寞，而运思的了无挂碍，抒情的酣畅宽广，乃是“寂寞”的主打产品。

这本集子，名曰“自选”，叫我挠头，因为我并没有什么“得意之作”。作品有优劣之分，但劣品并非出于偷工减料。只好尽量选近几年写的，以曲线表达“日日新”的自我期许。

好在已到认命的年岁。写是必然写下去的，把晚年写光就是，狗屁与不狗屁，朽与不朽的计较，就免了吧。

2011年10月3日于佛山

Contents

目 录

第一辑 日常人生——散文之部

- 3 / 我的格利大道
9 / 社会安全处前的黄叶
13 / 这个午后和历史无关
17 / 叩问篝火
23 / 员工食堂的邂逅
29 / 不期而遇的诗意
37 / 最平庸生活——日记一则
46 / 晨间流水账簿
51 / “剥笋”闲话——偷窥一家邻居
55 / 海上观烟花
59 / 换轮胎记
63 / 赌场外的塘子
68 / “发”妻
71 / “快锅王”与“当家男人”
75 / 背影
81 / 槛上鸟巢
83 / 黑夜
87 / 故土的蠢鱼
90 / 唐人街的女乡亲
94 / 雨行唐人街上
98 / 秋风稻浪
102 / 纽约闻笛
109 / 雨思
112 / 相见时难
117 / 书卷故人
125 / 我的白齿，我的父亲
128 / 人生铺垫
130 / 梦回荒田
143 / 江流石不转

第二辑 咖啡馆闲话——杂文之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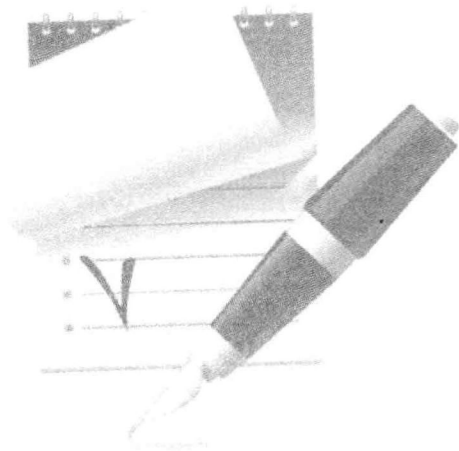
- 151 / 一起老去是如此美妙
155 / 荷的沉默
157 / “等待”是个什么玩意
163 / 看女人
167 / 为快乐制造理由
170 / “半”字主义
174 / 论不“睁开了眼看”

第三辑 倏忽情思——小品文之部

- 183 / 时间是等人的——写给一位初中生
185 / 如何避免辉煌
188 / 太太属何种“体裁”
190 / 履历表之外
192 / “第一时间”
194 / 身体是灵魂的“囚窗”
196 / 说说而已
198 / 巴士社交
200 / 旧金山的雾
201 / 马蹄铁
203 / 目迎，目送
205 / 同情心
206 / 最喜近黄昏

- 208 / 添 加
210 / 视线之内
212 / 家的灯光
213 / 约
215 / 落花的坐姿
216 / 秋之三色
218 / 家门面对花旗松
220 / 炊 烟
222 / 追 日
224 / 紫葡萄
226 / 一地黄花
229 / “拒绝”之为技术
231 / 一只糯米鸡
232 / 散步漫想
234 / “纵剖面”
236 / 冷比热好
238 / 提着鸟遛鸟笼
240 / 弄脏自己的手

第一辑 日常生活
——散文之部



我的格利大道

我跨上 38 号巴士时，是午后 1 点多。今天是 2010 年最后一天。有好几年，我在今天都爱舍弃自驾而乘搭公交车。说到目的，和陆游的“细雨骑驴出剑门”近似，他是去寻诗，我是去搜刮写作素材。但今天没这份闲心，目的单纯：上班去，此前和一位老朋友喝咖啡。舍惯常所搭的 19 路和 71 路而搭这一路，则是为了到下城的“苹果”专门店，去修理出现小故障的 3G 手机。

在巴士站等车。对面的五金店，通体漆成和四十年前故国“红海洋”时期一模一样的大红，十分刺眼。再看，红色门面一侧的门，通向二楼，那是故友老南二十年前的居处，我去那里吃饭、聊天的次数难以计数。随即，他家走廊里放大的全家福黑白照，卧室里贴满三面墙壁的叙事长诗《梅菊姐》，那些带嫩绿格子的文稿纸，仿佛直立的稻田，栽着汉字的秧苗，一一映现，叫我泛起“故朋云散尽”的悲凉。18 年前，老南家的客厅，坐过纪弦和顾城这两位诗名相近但年纪相差 40 岁的诗人，我是旁观者，他们天真烂漫地议论：

“世界上所有的人，分为两类：诗人和非诗人。”高个子纪弦得意地公开独得之秘。

“对透了！我们就是傲视非诗人的诗人！”顾城点头呼应，从牛仔裤筒裁出来的高帽巍巍然。

巴士开动，风景流转。我忽然想到，这座我足足住了 30 寒暑的城市，今晚照例举行跨年度狂欢。可是，对于我这样行将成为归人的移民而言，怀旧比前瞻有意思。在 22 街站，一位背着吉他的青年男子笨拙地转过庞大的身体时，我想到一个严峻的问题：“故乡”的定义为何？王鼎钧先生说，它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。具体到我的家族，百年后我也算旧金山这一支系的“祖先”。但那只是籍贯上的，家世上的。至于心理上，我们不能不服膺“此处安心是吾家”说。何谓安心？这是大题目。我这一生命个体——它的平凡，使得我一次次地设想“旧金山的芸芸众生，在总体上说，不会因为我的出现而有所不同”时，哪怕发挥了最大胆的想象，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

论：不会。政治版图不因我而改变，人文状态不因我在报上登了十多年专栏而转向，历史不因我而改写任何细节——故乡的资格，主要地依赖于记忆，如果这里的每一处首先都被你的脚印覆盖，尔后被你的记忆涵盖，那么，它就有权利被称之为“家乡”。同样的结论，可移用到故园。设若你既没有在田峒拿手电筒逮长着师爷式八字胡的泥鳅，在水库里挑泥，在山冈上按着杜鹃啼声的节奏对祖宗坟茔跪拜，在冬日黄昏的风声里告别亲人踏上花尾渡颤巍巍的跳板，河里也没有倒映过你跳水的少年裸体，与友人边散步边谈车氏长篇《怎么办》的手势，如何有资格把它当做心灵皈依之地？

那么，我坐在巴士所经东起下城最繁华的市场街，西至太平洋之滨著名景点“悬崖屋”酒吧，在20世纪80年代被一本杂志称之为“全美国最繁忙”的通衢大道——Geary Blvd，恰恰是记忆最密集之所在。“恰似飞鸿踏雪泥”的人生，在这里，差不多没有漏掉一个重要部位。“格利”只有一条，然而，100万名经过它的人，各个在记忆里拥有糅合自身人生，以及时间、地点、内容千差万别的偶然因素，而制造的独家“大道”，我也有我的。

心田涌动着酸楚与欣慰交混的情愫，播下的脚印，今天该收集了。哪里是移民以后第一排的生命之痕？不是靠近第25街的老南故居，而是和第7街接壤的路德教堂。30年前，我抵达的第一个星期，便来这里上英语课，靠当知青时自学的底子，不必从ABC起步，读中级的300班。同窗中，有称我为“红卫兵”的台湾老兵，还有伊朗来的老绅士（据说在巴列维王朝当高官时，被狂热的教主霍梅尼通缉，狼狈逃出），西装笔挺，开课第3天起，公开声明追求女教师玛格丽特，每天一早，站在教堂门口，等候进门的梦中情人，为她提文件箱。从那个时空算起，“我的”格利大道镌刻着我的众多卑微到连自己也懒于保存的“第一”：第一次把在金门公园拍的全家福彩照寄给家乡亲友；第一次驾驶8缸、10年车龄的雪佛兰老爷车；第一次在后院的冬青树下种下白菜；第一次隔着篱笆看到邻居明黄的中国菊；第一次在异国的书桌上写下马雅可夫斯基体楼梯式抒情诗《我骄傲，悲哀地骄傲》；第一次投稿；第一次接到纽约一位副刊编辑热情洋溢的退稿信；第一次把彩色电视机搬进家；第一次送女儿上幼儿园；第一次在异国吃家乡汤圆；第一次在深夜街头对着星星想念彼岸亲人，用带油腻的夹克袖口抹眼泪。

时间有序，而记忆杂乱，意识流没有确定的方向。我从第7街的课室，凝视自己32岁的背影，11时，我便提前溜出，到相邻的卡拉缅街一家叫“海运”的中餐馆当杂工去。患了轻度坐骨神经痛，走路有点瘸，一天天咬着牙剥虾切胡萝卜，直到夜晚11时。

招牌、路灯、霓虹灯、圣诞树的灯饰——只会后退不会回头的光流。沧桑一轮又半，沿街的和生意易手的极多，尤其是餐馆。百货店、理发店、修甲店、镜架店、眼镜店、时装店、租赁自行车或者工具的店子，难得看到30年不变的招牌、主人和伙计。门脸奇小的锁店虽在，但老板肯定不是28年前我因把钥匙遗落在家里，请上门来开锁的俄国佬，他的长筒皮靴橐橐地敲着水泥路，一路操地道的东北话，叫我惊讶之至，原来是在哈尔滨长大的白俄。

巴士驶过第16街，我拼命扭头，要看532号，那是我移民后第一个住处。依稀看到门口堆着三辆破旧的保时捷，房东的儿子囤积这类豪华旧车，异想天开，修好了卖好价钱，却从来不动手，这热情似乎30年来没有改变，尽管婚姻变了不止一次。在那里住了5年，全家大小进出家门，要把大半张乒乓球桌般的车库门拉开。我现在才纳闷起来：当时才7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，如果独自动手，是怎样完成的？

巴士在越过普拉斯迪奥大道前停站，这里留下极美好的记忆——迄今唯一一次接受金钱施舍。那是傍晚，我赶去上班，跑步追上巴士，掏钱买车票那一刻才知道，钱包没带，口袋里也没硬币。我低声说：“糟糕——”黑人司机毫无表情地扫了我一眼，意思是：还要我赶呀？下车去。我仓皇四顾，没办法了。举步下车的刹那，两位中国尼姑从座位上起来，微笑着走近，将两个25分硬币放进投币口，把司机递来的车票放到我手上。我眼睛含泪，望着黄色袈裟的背影，没来得及道谢，只在脑际刻下这一镜头。

第6街街角，有唯一没改换过的店名：制服专卖。从前路过，看到众多的行业专用服，如空姐服、护士服、侍应生服，至今亦然。塑料板做的招牌，鲜丽如昔。它的左壁，是一家法国餐馆，叫“三色旗”。我在那里当过周末练习生，给一群法国来的女侍者打下手，带位小姐苛刻无比。老板就是头厨，天天最早上班，弯下虾公腰，在案板上切带皮的猪肉。他终身不娶，赚了钱就买公寓，管理也不假手于人，所有出租单位的钥匙，都挂在家里的屏风后，黑压压一串串，这家当差熬了多少他的异性同胞，其中的一位，就是在下城“马车”餐馆当侍应生的巴黎女人——把我推荐到“三色旗”去的，妖艳和精明均到位的阿莲。

法国医院，它早已被凯撒医院兼并。我在那里打过不止两次感冒预防针。卖汽车零件的连锁店，我买过拨雨器和引擎油。24小时营业的“卡拉食品”，我搬到第5街以后，偶尔陪妻子来买减价的橙果和排骨。替我的新“本田”安装收音机的小店。我买了好些别致家具，如拼装式木架的“码头”公司。对面，有一家从未易主的京菜馆，如今仍叫“五福楼”。1980年7月6日，我“上埠”的次日，诗人老南来访，

领我从岳父母家走到格利大道那里，为我接风。为了回报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，每一年同一天，我都邀他去“五福楼”，尽可能坐第一次来时坐的酸枝桌子，吃第一次喝的海鲜汤（我头一次吃到儿时祖母开海味店时吃腻了，但我从来无缘一见的蹄子和鲍鱼）。我们在一起，他爱回味合作的新诗《侨乡的山》登上省级刊物，收到14元稿费那阵的得意，然而，在连根拔起的初期，我们都为谋生远离了诗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关张的全国连锁店“消费者”（我在里面看画册般漂亮的目录簿，买下便宜而易坏的用品不计其数）、轮胎店（我进去过，但价钱谈不拢，没做过交易）、丰田汽车销售点（我买了2005年的“康瑞”牌）、售后服务点（进去打听电子钥匙的价钱）、五层公寓大厦（从前的潮州菜馆）、日式折叠木床零售店（和妻子去买了一件沙发床铺两用的家具，200多元，自行运走）、办公大楼二楼有朋友开的翻译公司（我上去搬杂志和送校对稿件）。

巴士爬上小坡，穿过的玛莎尼克街，是我在26年间上班必经的。记不清“本田”在路上磨去多少只轮胎，但记得安全岛上一朵俗名“满天星”的小菊花，黄灿灿的，叫我精神一振。

巴士靠站，旁边的巨大复合建筑物，我初来时，是拥有300多雇员的“西尔斯”百货公司。抵达美国的第一个星期天，我登上四楼的家具部，一一查看沙发和双人床的价钱。从前在故国最豪华宾馆看到的高档货，一件只要二三百元，心中窃喜。哦，干一个月不就能买一两件吗？那时月薪才600元，每天扣掉2元伙食费。须知，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，买一块上海牌手表，也得3个月薪水的总和呢！我在穷光蛋时代按照国内思维模式所生发的阔气，如今想来也是最牛的。对面餐馆，从前叫“铜便士”，后来改为“便士”，24小时营业。1980年年底，我和老南冒着寒风，去那里见工，经理应允，雇我俩为练习生，“每天保证有小费10块”，但没了下文。

下坡路，凯撒医院。在那里，一位家庭医生替我作常规体检，看我的年龄：40岁，大声宣告：过半了！按他的算法，如今更是过了三分之二强。大肠检查，验血，看小病，探望癌症晚期的乡亲，送别慈祥的岳父。日本城，一家4口在太和塔下的留影，那套灰色西装，是在住处附近的大百货公司清盘时捡的便宜货。鲤鱼旗帜下的一家中型旅馆，它的人事部通知我去上班，我没去，若去了，我从1984年起的人生便要改写。

阔街到了。看了无数场电影，听了5次交响乐（在戴维斯音乐厅）、3场文艺表演（赫比斯剧院），吃过少于10次的麦当劳快餐，一场电视直播摔跤大赛（在退伍军人剧场，10美元门票，上万人坐对大银幕，其狂热不可思议）。有一回，深夜在大雨里驾车回家，

在这里看到一男一女以报纸当伞，牵着手飞跑过马路。这对白人夫妇是我的老相识，老公比老婆小7岁，靠顽强的牵手走过众多感情的险滩。

巴士减慢了速度，不是为了给我的思绪调整节奏，而是人和车都稠密起来。人流正向下城汇聚，为今晚的迎新晚会作准备。拉金街在前，20世纪80年代，那里有老南的家，月租250元的两卧室公寓，是新乡里年代我和他两家子的乐园。乡间带来的淳朴诗情，以汗水蒸馏的友情。老南以逾量的油盐，在老掉牙的煤气炉上烹调八大碗。入口即化的梅菜扣肉，“锅气”十足的蒙古牛肉，中年的快意尽在和眼前的困顿风马牛的“诗的争吵”中。可惜，太重的口味，为老南20年后死于心肌梗塞埋下伏线。150号在眼前，尽管只是一瞬。铁闸不见了，旁边的金铺改了名字。我没醒过神来，巴士已到了美慎街。

希尔顿大旅馆门前，旗帜飘得起劲，可见风起了，难怪街上行人愈加瑟缩。巴士倒是暖和的。无上装酒吧过早地透出灯光，预告着今夜的狂欢。下城的夜，热门的只有这一带。从前我夜晚下了班，11点来钟站在这里等巴士。一位过分严肃的警察，驱赶着一群娇滴滴的洋妓女，在我身前经过，往阔街方向移动。好似猎狗对付一群无辜的羔羊。我由此知道，妓女站街，有级别的讲究，在美慎街和格利街交界，是一级，因为法兰西斯等高级旅馆在那里。越往西，级别越低。警察此举，可能是维护风化，也可能是维持她们品牌的纯洁性。

在市得顿街，我下了巴士。穿过熙熙攘攘的购物人群，到苹果专门店去。登上二楼，坐在银幕前，听小伙子讲解4G手机的新功能。这经验倒是全新的。

长度超过10公里的格利大道，我众多人生细节遍布。但是，我在与不在，在我来之前还是我离去之后，大的格局和小的摆设都不会受波及。忽然，记起在1983年前后，我把脏衣服拿到格利大道上的自动洗衣馆去，在滚筒运转时，我急于打一个电话，但唯一的付费电话被一操俄语的女子占用，她慢条斯理地话家常，我在旁边跺脚。趁她撂下话筒去给洗衣机加硬币，我拿起来打我的电话。她回来一看，红着脸训斥我。我向她扮鬼脸。此刻想及，心头泛起无由补救的愧疚。

有一回，和老南在格利大道一家餐馆吃了午饭，走出门，一路谈着：什么样的作品才有较为长久的寿命。“还不简单？哪里水泥未干，就在上面以脚来发表，只要不被覆盖。”我指着第1街交界处刚刚铺就的三合土人行道说，相顾大笑。如果真有这么傻，也许今天“墨迹”还在——唯一影响格利大道的历史性个人书写。

(2011年1月)



加州布碌卡戴尔一家别致的餐馆——山溪水从遍植乔木的餐厅中间流过

社会安全处前的黄叶

设若换一个地点，断不会这般触目。比如，在海湾大桥脚下的大街旁，几年前看过更盛大的黄叶之阵。设若换一个时日，不可能如此惊心。偏偏是今天——2010年12月13日，我正式申请退休的日子。上午10时45分，我把车子停在街旁，匆匆走进维拉西亚街1989号的社会安全处。几天前以电话预约的时间是11点，早来了5分钟，我还莫名其妙地紧张着，仿佛是上法庭等过堂。例行公事罢了——我满62岁，按美国联邦法规，有资格申领名叫“社会安全金”的退休金。“社会安全”这名目，在动辄和“反恐”挂钩的时世，怕被局外人误会，我是国安部的线人什么的。其实，它的意思是：社会给老人提供安全的保障。

我坐在四排椅子的第二排，一边静候一边读报。后面有一神经病患者在胡言乱语，前座的中年人把拐杖搁在脚旁边。这里的访者，不是老、穷，就是病，都属于弱势。我也加入其中。早过了11点，四五位也把约见定在11点的男女已进入紧闭的大门。这类约见，都不是进银行存款那般简单，半个小时能办完就算不错。我并不急，进来以后已遵循警卫的指引，在签到机上挂了号。只是，伤感、惋惜、无奈与“终于盼到了”的欣幸掺和着，这情绪怎么也压不下去，害得我拿报纸的手微微发颤。

电子叫号机播报着号码，叫的是没有预约的来访者。我越过电子屏幕和攒动的人头，望向玻璃门外，那是旧金山冬天标准的铅色天穹。黄叶影影绰绰地在一角招摇，在暗示什么呢？

11时35分，通向办公室的黄色大门打开，一位黑人女士踱出来，叫我的名字。她的步履雍容，成竹在胸。因胃口奇好而导致身体膨胀，对她本人的健康也许有碍，但对我这个申请者而言，却平添了信任感。担任公职的胖子，多半比瘦子豁达，宽容，不那么计较细节，一如她狼吞虎咽汉堡包时，不数肉饼上的酸泡菜有几片。

我随她走进办公室，各张办公桌都面对面坐着人，都在压低声音，认真地说话。